

土撥鼠趣話



如是我見
陳安

八月底，美軍撤離阿富汗，撤得匆促，喀布爾人心惶惶，機場一片混亂。但是，這場延續二十年、被稱為「土撥鼠日戰爭」（the Groundhog Day War）的反恐戰爭終於結束，美國再不會有二千二百餘軍人喪命在那個遙遠的戰場。

這場戰爭開始兩年後，荷里活便拍了一部名為《土撥鼠日》的電影，不過與阿富汗戰爭並無關係。

在北美地區，每年二月二日是土撥鼠日，結束冬眠的土撥鼠在此日醒來，若能看見自己的身影，便知冬天還有六個星期才能告終，牠們還要繼續冬眠，若見不到影子，便知春天提早來臨，牠們便可享受楊柳風輕的二月春光了。

這部電影裏的主角菲爾是個氣象播報員，有一年，在土撥鼠日前夕，到一個小鎮作氣象預報，還要報道當地土撥鼠日的迎春慶典。此人懶於工作，急不可待地想早點回家，不料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風雪耽擱一切，更想不到的是，接着每天醒來都是二月二日。這個過不完的土撥鼠日，一日復一日，

書中自有顏如玉



HK人與事
東瑞

都說九龍油麻地公共圖書館搬遷了，可是我沒去過。青年創作坊微型小說第六課安排在周末下午，我是大路盲，提早來到觀察，才發現說是搬遷，實乃新建，距離原舊址不遠；以前是附建在具有六十年歷史的停車場地面和閣樓，而今新址依然在上海街（二百五十一號地下A座一至三樓）。

油麻地這家新建的公共圖書館，斜對面就是歷史悠久的眾坊街休憩公園。下午時分，有不少長者在公園裏的天后廟外、涼亭裏、樹蔭下乘涼或下棋。想起了幾十年前廟街的全盛時期，那時江湖賣膏藥的、賣唱演藝的、占卦算命的都在此謀口飯吃，吸引很多小市民，夜市熱鬧。如今，一座不大不小的公共圖書館坐落同一條街的對面，平添幾分嚴肅性。

站在眾坊街和上海街交接的休憩公園，像辨認一位新朋友那樣將油麻地這家新的圖書館打量很久，令我感到很驚奇的是，一是樓宇規模比較「迷你」，樓高只有三層，據悉舊的更小，當時只有一千五百八十平方米，如今擴建至二千三百平方米。第二個驚奇是附近本來有個玉器市場，找來找去就是找不到，以為拆除了，仔細觀察，赫然發現這個圖書館的底部居然將那玉器市場全場「納入」，就在人行道上，可以看到兩處大紅色的唐式大圓柱門面，門口還有專人看守，進入得掃「安心出行」二維碼、量體溫及手擦搓手液。以前去附近的賽馬會診所，經常路過玉器市場，老

伴喜歡這玩意兒，我們不時也進入看看。這時我好奇地在門口望入，發現其布局似乎和從前沒啥大變化，好像只是加了個上蓋似的。

我想到九龍的玉器小買賣，歷經滄桑。上世紀七十年代玉販們還在廟街一帶擺地攤，但地攤和攤檔被認為阻礙交通，玉販們屢遭「走鬼」之苦。後來集中安頓，有序管理，蔚然成市。如今更納入與圖書並列，歷程堪稱步步高。是的，當你抬頭向三樓上空望去，就可以看到一塊四方招牌，高掛在上。圖案以一本攤開的米黃色書本和一隻翠綠色玉手鐲為背景，寫上風流瀟灑的「書玉」兩字的大草書，教我們想起了「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那兩句話，我覺得挺有意思。

玉器和圖書兩者都是高雅的東西，將它們容納於同一屋簷下，誰說不是一種天作之合，書玉良緣，香港各區都設有圖書館，大小不一，特點有別，常見的是和街市合一。有的統稱市政大廈，有的叫街市，公共圖書館往往也建在其內，不同門面進入，這樣的多元化設計體現了香港很特殊的風景。

進入油麻地圖書館，感覺麻雀雖小，但五臟俱全。有成人圖書館、兒童圖書館，設計現代新穎，舒適大方。尤其增加了不少電腦資訊設備及多媒體資料圖書館等設施，為油麻地區市民提供更豐富的服務及舒適的閱讀環境。最妙的是推廣活動室，規模比較小，大約可以容納二三十人，因為疫情，這一天我們兩位講者講課（小小說），學員控制在十六位以下，彼此隔得很開，連我們講者也要全場戴口罩，前面隔了一層玻璃。雖然課室不大，一切設備都完善，可以供小型的創作坊、講座會，發布會或其他文化文學活動租用。

傍晚，我走出油麻地公共圖書館，夢想有天疫情結束，海外朋友來港度假，我自己願意做個小導遊，帶他們遊覽玉器市場，買幾件碎玉小手鏈，再參觀咫尺之遠的圖書館，借幾本書回家讀讀，來一次「書玉之旅」，不亦快哉。

媽祖祭典



市井萬象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媽祖祭典十一月一日在福建省莆田市湄洲島舉行，場面熱鬧。圖為媽祖祭典上的樂舞表演。

中新社



使菲爾焦躁不安，甚至鬱悶發狂。

阿富汗打不完的仗，伊拉克打不完的仗，則使美國廣大民眾萬分焦慮，忍無可忍，看完電影後，就把在阿富汗日復一日、沒完沒了的混戰稱為「土撥鼠日戰爭」，以此來出氣洩憤。

英文裏「土撥鼠」有三個詞：groundhog，woodchuck，marmot，均為土撥鼠，只在毛色、個性上略有區別。「土撥鼠日戰爭」用的是groundhog，美國詩人弗羅斯特在詩中用的是woodchuck，土撥鼠給了他靈感，就如給了德國詩人歌德靈感一樣，歌德的詩《土撥鼠》英譯為「The Marmot」，由貝多芬譜成歌曲。

在詩人弗羅斯特筆下，「A Drumlin Woodchuck」（一隻鼓丘土撥鼠）冷靜、沉着，未雨綢繆，為防獵人的槍彈，就像人們防禦戰爭和瘟疫，牠及時挖掘藏身的洞穴。

對這首詩，出乎我意外，日前在網上看到一位美國讀者新近寫的讀後感，新冠肺炎疫情使他又想起那隻鼓丘土撥鼠。他寫道：「當危險來臨，土撥鼠教導我們說，退卻、

忍耐有時是最明智的行為。」

接着他便談到我們該如何對待眼前的COVID-19危機，希望大家向土撥鼠學習，積極作好防禦，耐心等待疫病消除的一天。戴口罩，居家獨處，保持社交距離，注射疫苗，等等，這些如今都是預防病毒的常識，可在美國，就是有不少人拒戴口罩，拒種疫苗，熱衷聚會，卻令人感到他們遠遠不如鼓丘土撥鼠，連起碼的防衛常識都不懂，或雖懂也拒絕遵守。如果他們都能像土撥鼠一樣模範實踐「自我防衛」，全球會有幾百萬人死於這場大流行疫病嗎？

土撥鼠出現在歌德的詩裏，出現在貝多芬為之譜寫的歌裏，我一直很疑惑，一位大詩人，一位大音樂家，怎麼同時對土撥鼠深感興趣呢？

搜索資料後，我才知歌德和貝多芬滿懷對法國貧窮少年兒童的愛撫、同情，約在一七九〇至一八〇五年期間，寫下了這首6/8拍的兒童歌曲。

在法國與瑞士和意大利交界處有個地區名「薩伏依」，歌德曾去旅行，多次目睹這

樣的景象：男孩子們，也有打扮成女孩的女孩，牽着或抱着土撥鼠，從鄉下遠遠走到城裏，在街上、廣場上賣藝乞討，最吸引人的就是跟土撥鼠一起跳舞，用手搖風琴作伴奏。孩子們穿着粗布衣服，褲子上常有破洞露出膝蓋。

歌德，這位被恩格斯譽為「最偉大的德國人」的詩人、劇作家、思想家，眼裏有勞苦大眾，心中有貧苦孩童，與土撥鼠一起遊走求生的孩子在他心靈上留下深重痛楚，他能不寫詩來抒發嗎？能不大聲呼籲世人關注年輕一代的命運嗎？

歌德可謂德國文化的一半，貝多芬則是德國文化的另一半，都具有同情勞動人民的善良而美好的心靈。在一個晚會上，貝多芬聽歌德朗誦這首《土撥鼠》，深受感動，回家後便在鋼琴上彈出此歌，這是他為歌德詩詞譜寫的十四首歌曲之一。

土撥鼠啊，土撥鼠，有哪種動物比你更受大藝術家們的寵愛，把你寫進詩，又寫進歌？我撰此稿之際，邊寫邊哼唱《土撥鼠》，也覺得有你陪在我身旁。

香港的「舊」味



君子玉言
小杏

香港看似動感之都，活力跳躍，卻深藏着一些固守不變的東西，摩登時尚的一面之外，還保留很多在別處很難尋到的老傳統老習慣。成為這個城市特別的「舊味」，港式鄉愁。不用時光隧道，在香港的街巷裏走上半小時，時間的穿越感撲面而來，一時讓人恍惚：我在哪裏？我在哪個年代？

高樓大廈之間，夾雜着街市、雜物店、文物店、海味鋪、批發市場，店面不大，風格老舊，製作工藝和銷售方式也延續着老傳統。

這些小店舊味，往往有着數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歷史，是香港最原本生活方式的承載。若論摩登，香港與其他現代都市別無二致，甚至更加光鮮亮麗。而這些「老舊味」，卻帶着一種極鮮明的辨識度，將香港從千篇一律的現代化鋼鐵森林中區分開來，老港人閉上眼睛就能從空氣中嗅到它的存在。那是屬於香港的專有香氣。它們其貌不揚，夾雜於大街小巷，店面又小又舊，樓梯又窄又舊，桌椅也又老又舊，菜餚一直就是不變的舊味道，總之就是一個「舊」字，但客人念的就是這一個「舊」。許多老店是一家人一代一代傳承幾十年上百年，員工也是一幹就是幾十年，顧客一來就是幾十年，飯菜一吃就是幾十年。彼此相熟如老街坊、老朋友，對菜餚的熟悉如同家裏的廚房。這裏邊，是堅守、是傳承、是留戀、是懷念，是舌尖上的記憶，是觸發淚腺的芬芳。

這家潮州風味的凍魚，鮮嫩與滷味兼得，略蘸豆豉醬可添鮮醇，不蘸則品出魚鮮，直叫人欲罷不能，追加一條又追加一條。那家的臘味煲仔飯，小灶爐火沙鍋，一鍋一鍋蒸出來，帶着恰到好處的微焦鍋巴，飯香、豉油醬香與臘味之香在堂間蒸騰，只一聞則味蕾綻放，腸鳴催討。經年下來，沙鍋換了一批又一批、爐

灶換了一茬又一茬，味道還是那個味道。

文物店的傳統是待客上門，有客戶前來諮詢，立即拉下捲簾門，閉門洽談，以免同行惡意競爭拉客。有時還要在店家吃飯，待到天黑避開周邊眼目才悄悄離開。生意談得成談不成另說，換了一家談還是這樣，商家不打照面，客戶心知肚明。

商鋪和批發市場的傳統是多年老主顧在他們這裏下單——他們向內地或海外供應商訂貨——到貨後再送到顧客手上。一家一戶一店鋪，名為貿易公司，實為家庭之業。老街巷搭建的簡易房看似門面，對着巷子的窗戶下坐着幾個年輕人，各自對着一台電腦——也許這就是港式家庭「貿易公司」最現代的辦公方式了。銷售方式也少有網店、直播帶貨、團購。批發市場商鋪內的大多是中老年人，主要支付方式仍是現金，用不慣刷卡支付、電子支付。疫情之下，食大過天，需求不減，再加上政府的紓因政策扶持，令他們紓解緊迫感危機感。

這種一家一戶「散裝」的經商方式，貌似自由靈活，也使得香港這個現代都市對於一些人，某種程度上像是「桃花源」，「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人們埋頭於眼前的生計，有工做有糧出就OK了，對外界發生的變化發展似乎毫無察覺，一切按着老習慣老模式，不斷重複着「昨天的故



◀「香港在摩登時尚之外，城市亦藏有不少「舊物」，圖為舊區深水埗內的布料市場。資料圖片

事」。

還有一些眼見不到、切身體會得到的老習慣。在銀行開戶，需要住址證明，即住所地址所收到的繳水電氣的單據。我剛來時因為沒有這類單據，足足等了一個月後才能辦理銀行開戶業務。後來我想更改收信函處為公司地址，但因公司地址沒有這類單據而沒法辦理。我問銀行：我提供的地址一定是能夠確保自己收到信件地方，我為自己負責。為什麼一定要住址證明呢？得到答覆：這是規定。

支票在香港仍然很普遍。銀行給我開通了簽支票的業務，我自己也曾想像過手持一支老式鋼筆，簽上名字那種感覺。但迄今我沒有簽過一張——人窮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電子支付它不香嗎？三秒就搞定了。

銷售文化也有自己的習慣，舉例說某店家寫着「浴巾一條50元、兩條90元」，如果兩個顧客想當場拼團買兩條，人們大多覺得這樣沒問題呀OK的，但香港的一些店家會立馬黑臉不賣。可是單身漢一下子買兩條浴巾並不太符合需要。

舊味既是一些彌足珍貴的鄉愁傳統，一定程度上也是束縛更新和改變的老繭房。香港對於老街區老建築的保護使用有一個詞「保育活化」，既要保育好、也要改造用好。其實「保育活化」用在很多地方，都很恰當，關鍵是保什麼改什麼，如何保如何改。

晚香玉

月賣菱角……賣晚香玉的是這樣叫賣的：「噯……十朵，花啊晚香啊，晚香的玉來。一個大錢十五朵。」

「花啊晚香啊，晚香的玉來。」倘若我聽到這叫賣聲，一定會奔出去花一個大錢買十五朵吧。

說回尹雪艷，她曾是上海百樂門舞廳壓倒群芳的台柱子。白先勇為尹雪艷喜歡晚香玉，大概是覺得拿晚香玉來形容尹雪艷最為合宜，「此花別有風流格，不到黃昏不肯香。」尹雪艷的工作是在夜舞廳裏，她的光彩就是在夜間綻放的，就像她台北客廳中的晚香玉到了半夜，吐出一蓬蓬的濃香來。

其實，晚香玉還有一個更為大眾所熟知的別名：夜來香。有一首經典上海老歌，家喻戶曉，鄧麗君也翻唱過，至今仍在傳唱，歌名就叫《夜來香》。

《夜來香》歌詞優美，旋律迷人，在舊上海灘的百樂門舞廳裏，常常被人

秋閒桂花落，重讀一本舊書，白先勇的《台北人》。書中第一篇《永遠的尹雪艷》，隔很久再讀依然很好看。尹雪艷總也不老。不管人事怎麼變遷，尹雪艷永遠是尹雪艷。

文中提到，尹雪艷在台北的新公館，布置妥帖，客廳案頭的古玩花瓶，四時都供着鮮花。整個夏天，尹雪艷的客廳中都細細地透着一股又甜又膩的晚香玉。

我們常見的植物，以白天開花居多。晚香玉卻是特別，花開白色，至夏天夜晚才開放，愈夜愈香，因此得名。林海音在散文作品裏曾提到舊時北方夏日胡同裏的叫賣聲，其中之一就是賣晚香玉的。胡同裏的叫賣聲時令交替，應時叫賣，五月賣桃，六月賣晚香玉，七



燈下集
尹畫

